

墨香铜臭 著

无
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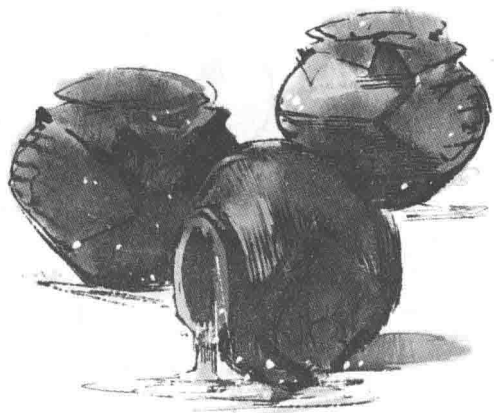
是非在己，
毁誉由人，得失不论。



四川文艺出版社

无 四 朝

墨香铜臭——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羁 / 墨香铜臭著 .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18.11 (2019.1 重印)
ISBN 978-7-5411-5173-6

I . ①无… II . ①墨… III .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066 号

WUJI

无羁

墨香铜臭 著

责任编辑 苟婉莹
责任校对 汪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四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173-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第一
重生 0 0 1

第二
泼野 0 0 5

第三
骄矜 0 2 9

第四
雅骚 0 6 1

1 2 9

阴
鹭

第六

1 9 1

草
木

第八

3 1 1

后
记

1 0 7

阳
阳

第五

1 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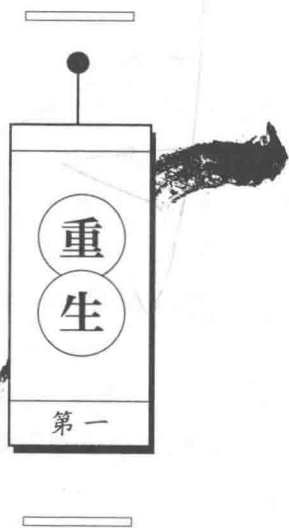
朝
露

第七

2 9 1

莲
蓬

外篇



“魏无羡死了，大快人心！”

乱葬岗大围剿刚刚结束，未及第二日，这个消息便插翅一般飞遍了整个修真界，比之当初战火蔓延的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时之间，无论是世家名门，还是山野散修，人人都在议论此次由四大玄门世家率领、大小百家参与混战的围剿行动。

“好好好，果然是大快人心，手刃这夷陵老祖的是哪位名士英豪？”

“还能是谁？他师弟小江宗主江澄呗，云梦江氏、兰陵金氏、姑苏蓝氏、清河聂氏四大家族打头阵，大义灭亲，把魏无羡那老巢——乱葬岗一锅端了。”

“我得说句公道话：杀得好。”

立即有人拊掌亮声应和：“不错，杀得好！要不是云梦江氏收养他栽培他，那他魏婴这辈子就是个混迹乡野市井的庸徒，还谈什么别的。原先的江宗主可是把他当亲儿子在养，他倒好，公然叛逃，与百家为敌，丢尽了云梦江氏的脸，还害得江家几乎满门惨死。什么叫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这就是！”

“江澄居然就让这厮嚣张了这么久，换作是我，当初魏某人叛逃时，就不只是捅他一刀，而是直接清理门户，否则他也没机会做出后来那些丧心病狂之事。对待这种人，还讲什么同门同修、青梅竹马的情面？”

“可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啊！魏婴不是因为自己修炼邪术遭受反噬、受手下鬼将撕咬蚕食而死的吗？听说活活被咬成了齑粉呢。”

“哈哈哈哈！这就叫现世报。我早就想说了，他养的那批鬼将就像一群没拴好的疯狗，而且到处咬人，最后咬死自己，活该！”

“话虽如此，可此次围剿乱葬岗，若不是小江宗主依夷陵老祖的弱点拟订计划，成功与否，还难说呢。你们可别忘了魏无羡手上有什么东西，当初一晚上的时间，三千多个成名修士是怎么全军覆没的。”

“不是五千吗？”

“三千五千都差不多，五千更可信。”

“果真丧心病狂……”

“他死之前毁掉了阴虎符，倒也算积了点阴德，否则留下那鬼东西继续贻害人间，便更加罪孽深重喽！”

“阴虎符”三个字一出，忽然一阵静默，似乎都在顾忌着什么。片刻之后，一人慨叹道：“唉……要说这魏无羡，当年也是仙门之中极负盛名的世家公子，并非不曾有过佳绩。年少成名，何等风光恣意，究竟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话题转移，议论声又纷纷而起。

“由此可见，修炼终归是非得走正统路子不可。歪门邪道，一时风光无限，好像很嚣张很了不起。嘿，最后是什么下场？”

掷地有声：“死无全尸！”

“也不全是修炼之道害的，归根结底，还是魏无羡人品太差，天怒人怨啊。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

……

身死之后，盖棺定论。所论内容大同小异，偶有微弱的异声，也会立刻被压下去。

只是每个人的心头都还有一丝阴霾挥之不去。

虽说夷陵老祖魏无羡已身死乱葬岗，但事成之后，却无法召唤他的残魂。

他的魂魄，也许是在万鬼吞噬肉身之时，被一同分食了，也许是逃逸了。

若是前者，自然皆大欢喜普天同庆。然而，夷陵老祖有翻天覆地、移山倒海之能，至少传闻中是这样的。他若要抗拒招魂，也不是什么难事。一旦他来自元神复位，夺舍重生，届时，玄门百家甚至整个人间，必将迎来更加丧心病狂的报复和诅咒，进而陷入暗无天日和腥风血雨之中。

因此，将一百二十座镇山石兽压在乱葬岗顶之后，各大家族便开始进行频

繁的招魂仪式，同时，严查夺舍，搜集各地异象，全力警戒。

第一年，风平浪静。

第二年，风平浪静。

第三年，风平浪静。

.....

第十三年，依然风平浪静。

至此，终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也许魏无羡也没那么了不起，也许他真的神魂俱灭了。

纵使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终归有一日成为被翻覆的那一个了。

没有人会被永远供奉在神坛之上，传说也仅仅是传说而已。



魏无羡刚睁开眼睛就被人踹了一脚。

一道惊雷炸在耳边：“你装什么死！”

他被这当胸一脚踹得几欲吐血，后脑着地，仰面朝天，蒙眬间想：敢踹本老祖，胆子不小。

魏无羡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听到活人说话了，何况还是这么响亮的叫骂，头晕眼花，一副公鸭嗓在嗡嗡的耳鸣中回荡：“也不想想，你现在住的是谁家的屋，吃的是谁家的米，花的是谁家的钱！拿你几样东西怎么了？本来都该是我的！”

紧接着，四周传来翻箱倒柜、摔盆砸碗的咣当之声。半晌，魏无羡的双眼才渐渐清明起来，视线中，浮出一个昏暗的屋顶，一张眉梢倒吊、眼珠发绿的脸孔，正在他的上方唾沫横飞：“你还敢去告状！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去告，你以为这家里真的有人会为你做主？”

一旁围过来两个家仆模样的壮汉，道：“公子，都砸完了！”

公鸭嗓少年道：“怎么这么快？”

家仆道：“这破屋子，本来东西就没有多少。”

公鸭嗓少年大为满意，转向魏无羡，食指恨不得把他的鼻子戳进脑门里：“有胆子去告状啊，现在装死给谁看？好像谁稀罕你这些破铜烂铁的废纸片似的，我都给你砸干净了，看你今后拿什么去告状！在仙门世家待过几年很了不起？还不是丧家犬一样被人赶回来！”

魏无羡半死不活地思索：本人作古多年，真的不是装。

这是谁？

这是哪里？

他什么时候干过夺舍这种事了？

这个公鸭嗓少年人也踹了、屋也砸了，出够了气，便带着两名家仆大摇大摆地迈出门去，摔门高声命令：“看牢了，别让他出来丢人现眼！”

门外家仆连声应是。待到人走远了，屋里屋外都静了下来，魏无羡便想坐起来，然而，肢体不听使唤，又躺了回去。他只得翻了个身，看着陌生的环境和这满地狼藉，继续头晕眼花。

一旁有一面被掷在地上的铜镜，魏无羡顺手摸起来一看，一张白得出奇的面孔出现在镜中，两片不对称的大红不均匀地涂在左右面颊上，只要伸出一条鲜红的长舌，活活就是个吊死鬼。

魏无羡有点无法接受地扔开镜子，一抹脸，抹下一手白粉。

万幸，这具身体并非天生样貌清奇，只是品位清奇。一个大男人，居然涂了满脸的胭脂粉黛，关键是还涂得如此之丑。

受此一惊，惊回了一点力气，他总算坐起了身，这才注意到，身下有一个圆环咒阵。环阵猩红，圆形不规，似乎是以血为媒、以手画就，还湿漉漉地散发着腥气，阵中绘着一些扭曲而又狂乱的咒文，被他的身体擦去了少许，余下的图形和文字邪气中透着阴森。魏无羡好歹也被人叫了这么多年“无上邪尊、魔道祖师”之类的称号，这种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的阵法，他自然了如指掌。

他不是夺了别人的舍，而是被别人献了舍！

“献舍”的本质是一种诅咒，发阵施术者以凶器自残，在身上割出伤口，用自己的血，画出阵法和咒文，坐于环阵中央，以肉身献给邪灵、魂魄归于大地为代价，召唤一位十恶不赦的厉鬼邪神，祈求邪灵上身完成自己的愿望。这便是与“夺舍”截然相反的“献舍”。它们都是名声不好的禁术，只是后者没有前者实用和受欢迎，毕竟很少有愿望能强烈到可以让一个活人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因此，鲜少有人实施，以至百年下来近乎失传。古书所载的例子和有证可考的，千百年来不过三四人，这三四人的愿望无一例外都是复仇，召来的厉鬼都完美地以残忍血腥的方式为他们实现了愿望。

魏无羡心中不服。

他怎么就被划分成“十恶不赦的厉鬼邪神”了？

虽说他的名声是比较差，死状又非常惨烈，但一不作祟，二不复仇，他敢发誓，上天入地绝对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安良本分的孤魂野鬼了！

可棘手的是，“献舍”是以施术者意愿为先的，就算他再不服……上都上身了，这便默认双方达成了契约，他必须为施术者实现愿望，否则诅咒就会反噬，附身者将元神俱灭，永世不得超生。

魏无羡扯开衣带，又举手观察一番，果然，他的两腕上都交错着数道利器划过的狰狞伤痕。伤口的血虽已止住，可魏无羡清楚这些不是普通的伤，如果不为身主完成愿望，那么这些伤口便无法愈合。而且拖得越久越严重，倘若超过期限，就会让接收这具身体的他，连人带魂活活地被撕裂。

再三确认无误，魏无羡心中连说了十声“岂有此理”，终于勉强扶墙起身。

这间屋子大是大，却空荡又寒酸，床罩棉被不知多少日没有换洗了，散发着一股霉味。墙角有一只竹篓，本是用来扔废物的，方才被踢倒，脏物废纸滚落满地。魏无羡见纸团上似乎有墨痕，便随手拾起一个，展开一看，果然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忙把地上所有纸团都收集起来。

这纸上的字应当是这具身体的主人苦闷之时写来发泄的。有些段落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焦虑与紧张透过扭曲的字迹扑面而来。魏无羡耐着性子一张张看过，越看越是觉得不太对劲。

连蒙带猜，大致捋清了一些东西。首先，此身主人名叫莫玄羽，此地名为莫家庄。

莫玄羽的外公是本地大户，族中人丁稀薄，命中无儿，勤恳耕耘多年，也只得两个女儿。二女名讳并未提及，反正大女是正室夫人所出，招的是入赘夫君。二女虽相貌出众，却是家奴所出，因此，莫家原本打算随便打发她嫁出去，谁知她另有奇遇，十六岁时，有一位大家主路过此地，对她一见倾心，两人把莫家庄当成私会之地，一年后，莫二娘子诞下一子，便是莫玄羽了。

莫家庄的人原本对这种事是颇为不齿的，可时人崇仙，修仙问道的玄门世家在世人眼里是被上天眷顾之人，神秘而高贵，那名大家主又时不时地提携帮衬外宅一家，风向便截然不同了。非但莫家以此为荣，旁人也羡慕至极。

然好景不长，那位大家主贪一时新鲜打了野食，没吃两年，便吃腻了，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莫玄羽四岁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这几年里，莫家庄的口风又变了，原先的不齿和嘲讽重回，还带着不屑的怜悯。莫二娘子虽然不甘，却坚信那位大家主不会对亲生儿子不闻不问。果然，莫玄羽长到十四岁时，那家主便派了許多人，郑重地将这名少年接了回去。

莫二娘子的头又昂了起来，虽然她不能跟去，但一扫先前的憋屈，扬眉吐气，逢人便骄傲地宣扬她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做玄门仙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于是，莫家庄的人第三次议论纷纷，态度转变。

然而，尚未等到莫玄羽修仙有成、继承他父亲的家业，他就被赶了回来。

而且是极其难看地被赶了回来。因为莫玄羽是个断袖，还胆大包天地骚扰、纠缠同门，这丑事被当众捅破，再加上天资平平，无所建树，也就没有让他继续留在家族中的理由了。

雪上加霜的是，莫玄羽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回来之后，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时好时坏，似乎被吓傻了。

看到这里，魏无羡的眉毛抽了两下。

断袖也就罢了，还是疯子。难怪满脸脂粉涂成吊死鬼，难怪地上这么大一个鲜血淋漓的阵法，刚才也没人觉得不对劲。只怕就算莫玄羽把整间屋子从地转到墙壁再到房顶都涂满鲜血，在别人看来，也见怪不怪。因为人人都知道他脑子有病！

莫玄羽回老家之后，嘲讽铺天盖地而来，这次，似乎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莫二娘子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一口恶气闷在胸口出不来，活活噎死了。

此时，莫玄羽外公已故去，莫大娘子掌家。这位莫夫人大概是从从小就见不得妹妹好，对妹妹的私生子更是诸般白眼。她有一根独苗，便是刚才进来洗劫的那个，叫莫子渊。莫玄羽被风风光光地接走时，莫大娘子自觉怎么也算是能跟仙门扯上一点亲戚关系，指望来接人的仙门使者捎带着把莫子渊也送去修仙。当然，她被拒绝了，或者说被无视了。

废话，这又不是买白菜，可以讨价还价，买一棵送一棵！

也不知道这家人是哪里来的自信，都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坚信莫子渊肯定

有仙骨、有天资，如果当初去的是他，便一定会被仙家赏识，不会像表哥那么不争气。莫玄羽走时，莫子渊虽然年纪尚小，但从小被反复灌输此类毫无道理的念头，也对此深信不疑，三天两头逮着莫玄羽羞辱一通，骂他抢了自己的求仙路，并对那些从仙门带回来的符篆、丹药及小法器爱不释手，全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爱拿就拿，爱拆就拆。莫玄羽虽然脑子时常犯病，却也知道自己在被人欺辱，忍了又忍，莫子渊却变本加厉，几乎把他整个屋子搬空了。莫玄羽终于忍无可忍，到姨父姨母面前结结巴巴告了一状。于是，今天莫子渊便闹上门了。

纸上的字又小又密，魏无羡看得眼珠子疼，心道这他妈过的是什么鬼日子。难怪莫玄羽宁可献舍，也要请厉鬼邪神上身为自己复仇。

眼珠子疼完了，就开始头疼。照理说，发阵时，施术者要在心中默念愿望，作为被召唤的邪灵，魏无羡应该可以听到他的详细要求。可这禁术怕是莫玄羽从什么偷偷摘录回来的残本上学的，学得不全，漏过了这一步。虽然魏无羡猜出来他大概是想报复莫家人，但究竟该怎么报复？做到什么程度？是抢回被夺走的东西？是殴打莫家人？

还是……灭门？

多半是灭门吧！毕竟只要混过修真界，都该知道评价魏无羡用得最多的是哪些词：忘恩负义、丧心病狂，还有比他更符合“凶神恶煞”的人选吗？既然敢点名召唤他，必然不会许什么能轻易打发的愿望。

魏无羡无奈道：“你找错人啊……”

他本想洗把脸，瞻仰一番这位身主的遗容，然而，屋子里没有水，喝的洗的都没有。

唯一的盆状物，魏无羡猜测应该是出恭用的，而非洗漱用的。

推门，门从外边被挡住了，估计是怕他出去乱跑。

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他稍微感受到重生的喜悦！

他索性先打坐一阵，适应新舍。这一坐就是一整天，睁眼时，有阳光从门缝窗隙漏入屋中。虽然能起身行走，却仍头晕眼花，不见好转。魏无羡心中奇怪：“这莫玄羽修为低得那点灵力可以忽略不计，没道理我驾驭不了这具肉身，可怎么这般不好使？”

直到腹中传来异响，他才明白根本不关修为灵力的事，只不过是这具不辟谷的身体饿了而已。他再不去觅食，说不定就要成为有史以来头一位刚被人请上身，就立刻活活饿死的厉鬼邪神了。

魏无羡提气抬脚，刚准备踹门而出，突然一阵脚步声靠近，有人踢了踢门，不耐烦地道：“吃饭了！”

话是这么喊，门却没有打开的意思。魏无羡低头一看，这扇门下方打开了一扇更小的门，刚好能看到一只小碗被重重地放在门前。

外面那家仆又道：“快点儿的！磨蹭什么，吃完了把碗拿出来！”

小门比狗洞还小一些，不能容人出入，只能把碗拿进来。两菜一饭，卖相奇差。魏无羡搅了搅插在米饭里的两根筷子，略为伤感：

夷陵老祖刚重返人间，就被人踹了一脚，臭骂一通。给他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就是这种残羹冷炙。腥风血雨呢？鸡犬不留呢？满门灭绝呢？说出去有谁信。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

这时，门外那名家仆又出声了，这次却是笑嘻嘻的，犹如换了一个人：“阿丁，你过来。”

另一个娇脆的女声远远应道：“阿童，又来给里边那个送饭？”

阿童啐道：“不然我来这晦气院子做什么！”

阿丁的声音近了许多，来到门前：“你一天只给他送一次饭，时不时偷懒也没人说你，这么清闲，你还嫌晦气。你看看我，活儿多得连出去玩也不行。”

阿童抱怨道：“我又不是只给他送饭！这阵子你还敢出去玩？这么多走尸，谁家不是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魏无羡蹲地靠门，端起碗，用两根长短不一的筷子扒拉着饭，边吃边听。

看来这莫家庄近来不大太平。走尸，意如其字，即为走路的死人，一种较为低等，也十分常见的尸变者。一般目光呆滞、行走缓慢，杀伤力并不强，但也够平常人担惊受怕的了，光是那股腐臭味就够吐一壶的了。

然而，对于魏无羡而言，它们是最容易驱使，也最顺从的傀儡，乍然听到，还有些亲切。

阿童似乎在挤眉弄眼：“你要是想出门去，除非带上我，我保护你……”

阿丁道：“你？保护我？吹牛的，难道你还能打退那些东西不成？”阿童悻悻

道：“我打不退，别人也打不退。”阿丁笑道：“你怎么就知道别人打不退？我告诉你，今天已经有仙门使者到咱们莫家庄来了，我听说，是个很了不得的显赫世家！夫人正在厅堂里招呼，镇上的人都围着看稀奇呢。你听，是不是很吵？才没空跟你闹，说不定待会儿又要支使我了。”

魏无羨凝神一听，东边果然隐隐传来了喧哗人声。思索片刻，他起身提脚一踹，门闩“咔”地裂了。

那两名家仆正在眉来眼去，有说有笑，被突然向两边弹开的屋门吓得齐齐尖叫。魏无羨扔开碗筷，径自走出来，竟被阳光刺得好一会儿睁不开眼睛，皮肤也有轻微的刺痛感，举手搭在眉梢，闭目片刻。

阿童方才叫得比阿丁还尖，定神一看，见是那人人可欺的疯子，胆子便又大了，自觉要挽回刚才丢失的面子，跳过去，驯狗一般地边挥手边斥道：“去，去！回去！你出来干什么！”

哪怕是对待乞丐或是苍蝇，也不会更难看了。这些家仆过往多半就是这么对莫玄羽的，他也从不反抗，才让他们这般肆无忌惮。魏无羨轻轻一脚，把阿童踢了个跟头，笑道：“你以为你在作践谁呢？”

踢完，顺着嘈杂声，往东边走去。东院东堂里里外外围着不少人，魏无羨一脚踏进院子，便有个高出旁人一截的妇人声音传出来：“……我们家中有个小辈，也曾是个有仙缘的……”

肯定是那莫夫人又在想方设法和修仙世家牵桥搭线了。魏无羨不等她说完，忙不迭挤开人群，钻进厅堂，热烈地挥手道：“来了来了，在这儿在这儿！”

堂上坐着一名中年妇人，保养得当，衣着瑰丽，正是莫夫人，坐在她下面的才是她那入赘丈夫。对面则坐着几名背剑的白衣少年。人群之中，突然冒出来一个蓬头垢面的怪人，所有声音戛然而止，魏无羨却仿佛对凝滞的场面浑然不觉，觑着脸道：“刚才是谁在叫我？有仙缘的，那可不就是我吗？”

粉抹得太多，一笑就裂，扑簌簌往下落。有一名白衣少年“噗”地险些笑出声来，被一旁似乎为首的少年不赞同地看了一眼，当即正色。

魏无羨循声抬眼一扫，略吃了一惊。他本以为是没见识的家仆夸大其词，谁知来的竟然真的是“显赫家族”的仙门子弟。

这几名少年襟袖轻盈，缓带轻飘，仙气凛然，甚为美观。那身校服一瞧就